

黑色的死鳥

她不知道，是不是因為昨天試著把手指伸入體內，所以遭遇了懲罰。

有什麼東西徹底變了。那是百科全書、十萬個為什麼也無法描述的改變，緊鄰著每一顆繁體中文字的注音標示，潰散成無法理解的筆畫。小氫艱難地抵達學校，腹痛，像一團稠黑。今天她的好朋友都不在小組座位上，那些書包、鉛筆盒，妥妥地在桌面沉睡。她相信只要再等一會，熟悉的面孔就會像勺勺門一樣出現。只是她懷疑自己是否錯過什麼重要活動——

還好朋友去很快就冒了出來，神秘兮兮地把她拉走。

小氫走過音樂教室外，頓時又閃過要退出合唱團的念頭。這個念頭她醞釀了很久。回神過來，去倒是直視前方，毫不猶豫地走著。小氫恍然大悟，大概有什麼事要發生了。她慶幸自己還撐得住，並且，這件將要發生的大事，與她無關……

是的，她很會忍耐，所以明天也不會跟老師說要退出。

那是在少有人經過的樓梯間一角，小氫看見像在發放免費面紙的一幕，小胖在通往梯廳的蒙灰玻璃門前被女生們圍堵。

「怎麼了？」小氫問。她現在是圍成圈的四個女生的其中一個——就在還沒來得及反應時。

「等一下再告訴妳啦。」去的樣子有些不耐煩。她將頭轉回去，對小胖不客氣地說：

「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麼。」

班長滴滴答答地哭，馬尾隨低低的頭垂了下來，小氫看見她髮線中央白青的頭皮。朋友丁正拿著一包面紙幫忙擦拭班長紅透的臉頰，面紙濕了又濕。

「怎麼了？我做了什麼？」小胖揚起笑容，想搞清楚發生什麼事，這使他看起來更可笑。

去雙手插腰，微微歪頭，直直瞪著小胖，又說了一遍。

「你自己知道你做了什麼。」

語氣聽起來就是威脅。像個小大人。

鐘聲響起。稱不上溝通的會談，就那樣沒頭沒尾地結束了。

小胖做了什麼，去認為小胖知道，但小胖其實不知道。小氫原本覺得小胖知道，但又隱約感覺小胖不知道。她跟小胖平常處得很好，以前還一起當過學藝股長，所幸這沒有使她陷入危機。

今天班長、去跟丁對小胖的疏離顯得十分故意。小氫後來在保健室躺了很久，她對這些場面感到腹痛，還考量著到底要不要跟著排擠小胖。

有那麼一刻，她感到不再信任任何人，鳥事搞得她內心堵塞，還有上午她跟班導說自己的數學習作不見，手心挨了兩鞭。明早還要去合唱團看音樂老師發神經，校園生活，快樂的小學生。小氫還很慶幸自己是比較快樂的那種兒童，畢竟被打罵，比起外表看起來髒兮兮、被列為「低等」好多了。

她倒覺得小胖沒有到「低等」的程度，不過到放學的路上之前，她都十分有安全感地思想著。

小胖沉默地跟在回家的隊伍後面。他以前跟女生們明明都很要好的，而且，平常大家都是集體打鬧著走，還依序相互告別。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，在小氫腹中結成一團亂。

前面三個女孩子，沿著柏油路旁的步道談天說地。

她們在聊什麼呢？噁哩呱啦，唯舞獨尊 Online，無意義的喧鬧？韓流明星嗎？一開始還跟得上，漸漸地，她們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遙遠——

我的朋友啊。彷彿這樣的生活，最後都會被吸進斑駁的地磚裡，蒸發不見。小氫揉揉額頭。

為了解開這個謎，她緩緩地緩緩地，退後再退後，這樣跟到被孤立的小胖旁邊偷偷問他：「你到底做了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小胖的語氣有點急促，聲音像是水燒開的笛音壺。

小氫的搭話也許有解除一點他痛苦的沉默。但這不會讓事情明瞭，小學生的吵架是填空题，語言殘廢，那些怒不可遏的指控，蘊含某種從大人身上複製而來的張力。

去的重複只說明了小胖應當感到慚愧，或許，小胖就是應該跪下來道歉，即便他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。或許他心裡真的有底，小氫卻還是不明白為什麼「那件事」不能被說出來。那是什麼非得要自首才行的罪嗎？

前面三個女孩子聊得太嗨，幾乎沒有注意到後面的小氫和小胖。

小氫不禁想，她們在聊什麼呢？合唱團老師又是怎麼生氣的？

一隻玳瑁貓經過水泥圍牆的頂端，複雜的花色像是縫合怪。靠北好醜的貓，還少了顆眼睛。越想越生氣，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真想拿出十萬個為什麼朝牠砸過去，看看貓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，隨時都能四隻腳落地。

還有，貓是不需要加入合唱團的。不過為什麼可以這樣隨便霸凌別人？

明明昨天還玩在一起呢，冷靜下來說清楚的話，不就能繼續維持過往的和諧嗎？鬧什麼小孩子脾氣呢。帶著奇怪的念頭，一邊在彩券行前停下腳步。

「我先等補習班的車。」小氫說。

去等人和小氫熱情地告別，班長的神情看起來有點脆弱，看起來非常、非常遙遠，難以辨認。

還記得班長上次哭是因為：明明只被躲避球擦到衣角，卻被判出局。班長不喜歡委屈的事情嗎？這的確很委屈，只不過——

「為什麼我哭不出來？」

小氫自言自語，她不知道在對誰說。朋友們的背影慢慢起伏、變小，消失在遠處的菜市場入口附近，埋入人群後消散。或許是某種凶兆，使她傷心。對於班長，她感到微微地不公平。

「為什麼班長哭得出來？」她說：「這種行為叫做『自言自語』。」嘿嘿哈哈。不愛笑的她試著暗地裡張狂了下。後方彩券行櫃檯裡的阿姨在看電視，新聞主播的聲音淹沒了世界，專心得什麼也沒聽見。

小氫想起最近一次練習，被同學建議要唱小聲點。那天唱得很用力，聲音太突出，明顯不協調。修正後好很多了，是的，喉嚨也不那麼難受了。只不過一開始，她以為合唱團就是個快樂唱歌的地方，沒想到早上還得跑步。美其名是練肺活量，其實只是老師想叫大家這麼做。心裡深處蔓延出來的失衡感，還不曉得怎麼描述。如果說了，像班長那樣的人會理解嗎？有些事情，去會很快地反駁，但不代表她是對的。對於加入合唱團這事，實在有些後悔。

坐在彩券行的塑膠椅上這樣翻攪自己的內在，小氫找到了一點樂趣，把事情用一個又一個字說出來就好像，為萬物命名。

「這種行為叫做自言自語，但我還是一直講，一直講，這就是自言自語嗎？」小氫說。「神，我做了一件糟糕的事，請原諒我。」小氫說。「我媽說自慰對身體健康不好。」小氫說。「剛剛有人聽到我在說什麼嗎？應該沒有。今天阿桓一直踩操場上的螞蟻，但螞蟻什麼事也沒做錯。」小氫說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小胖的聲音突然從後方傳來。「妳在講阿桓壞話嗎？」

都忘了，他們平常都會在這閒聊一陣子。但是剛剛走到不知道哪裡小胖就消失了，小氫推測他是繞了另一條回家的路。結果，他只是放慢腳步，走得越來越後面，直至那群女生忘掉他的存在。這種存在感，是怎麼收放自如的？仔細思考一下，就會覺得很厲害。也許被同學討厭，可以讓人練就奇怪的忍術。

「什麼意思是什麼意思？」小氫惱羞成怒地反問。

「妳在自言自語嗎？」小胖反問她的反問。

小氫驚魂未定。但無論小胖聽到了什麼，最好糊弄過去。她又拉了一張彩券行的塑膠椅示意小胖坐下。正要問對方有沒有去下載某款線上遊戲時，小胖就突然跟她告白。

「我喜歡妳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：我，喜歡妳。」小胖以滑稽的音調假裝高傲地重新宣布一遍。

小氫慢慢放下背包，抽出十萬個為什麼，擱置在大腿上。「天啊。」你是在開玩笑吧？她想是的。但這讓她很不自在。「你……你，也在自言自語嗎？」她壓抑著說。這對話變得越發模糊了。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小胖問。

小氫看著他那張僵硬的笑容（幾乎是沒在笑），嚴厲地說：「感覺就是，你如果真的喜歡我的話會很噁。」她一邊擺弄書包，想不到怎麼辦，結果還是問了：「所以，你到底對班長做了什麼？」

「其實，」小胖看起來有點緊張。「妳不能跟別人說喔。」

「我是能跟誰說。」一貫的交換祕密儀式。易碎的信任咒語，但令人有安全感。

「我只是開玩笑。昨天我去班長家玩，」小胖說：「但我抓住她肩膀，假裝要強吻她。」

喔不。「為什麼你要這麼做？」小氫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我沒想到事情會變這樣。」

「你喜歡班長嗎？」

「可能吧。」

小胖看起來有點哀傷。那種哀傷就像是替說謊的人傳達真相。

小氫察覺在它的「可能吧」裡面大概有十萬個的可能性，但她先擱置了疑惑。

腦袋咕嚕嚕地預想接下來發生的事——他現在就是一個公認的變態，慣犯！敗類。這下完蛋了，他還有半年又兩個月才會升上國中，要到那時候，才能展開新的人生。對孩子來說，這真是一段很長的時間。但樂觀點想，他還有國中、高中、大學生涯。長大真是漫長得很。

「還好吧，班長應該過幾天就消氣了。」小氫安慰道。

「沒關係，反正我跟阿桓玩就好了，他不會不理我。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

「妳不要去跟班長幫我說話，我自己一個人沒關係。」

「為什麼沒關係？」

「我不想影響到妳。」

獨眼貓走了過來，牠的腹部柔軟地穿越冷颼颼的空氣。

「有貓欸。」小胖指著剛剛他們走過來的方向，貓在附近坐了下來。

「其實我覺得貓一點都不可愛，」小氫說著，感到一陣有點強烈的絞痛。「我可能有貓冷感。」

她感覺有什麼液體從下面滑出來，讓內褲變得又濕又冰。

這就是把手指試著塞進自己身體裡得到的懲罰，她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。但，她對這種懲罰感到有點興奮。沉迷於這樣的祕密與痛苦，她便認為自己正在成為另外一個人。她的質地將被深不見底的興奮所取代。

大家以為小氫還是小氫，其實早就不是——如今的她，腦中想的都是一些，班上那些同學才不會思考的事情。這些事是不可說的，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，只有神，還有從電視機流出的噪音，這類的事物才能聽見。其中最關鍵的事情是，有一次，她嘗試聞某個東西。

內褲的味道，像死掉的小動物。

這讓她感到非常震驚，這種氣味是……

一個人所產生的，這個人，是「我」，多麼骯髒。她心想。如果是班長，或是去跟丁，那樣的女孩子並不會讓內褲產生這種味道。她們的身體，被完整地生了下來，有朝一日會開成那安靜且成熟的花朵。那樣的女孩子，是無瑕的，平常主要在想的也是關於功課或公平之類的事——

「我下面，好像小動物死掉的味道……」

冷風颼颼地吹，接近換季的下午就是這樣。

小胖被他媽載走了，後來，小氫獨自一人在彩券行前的塑膠椅上等著，等著，她的話語消散於風中。這次補習班的車子有點久，她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三，沒有要去上課。竟然白等了。

她想起班長受驚後哭泣的樣子，去的架勢，丁的附和。這一切都好無聊，讓她生氣。可她還是希望能和大家當朋友，一起畫畫，打躲避球，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落單。

隔天小氫又進了保健室，因為她的肚子痛到沒辦法參與合唱團晨練。

「如果不能唱就不要唱了！」

音樂老師吼完這句後，小氫從活動中心溜了出來。下個月要參加全市比賽，也就是說，必須忍受音樂老師的語言暴力到下個月為止。

無聊的活動，不公平的活動。大家都很不爽，但沒有人會說。

一開始是發聲，老師在琴鍵上按什麼音，大家就唱「啊」，或是「鳴」，有時會變成「內」或「淤」。合唱團成員是一隻隻被耍著玩的鳥兒嗎？並排站著，把嘴型歪曲成○的形狀。發完聲後不停地練唱比賽的歌，其實，真的很少能唱大家都喜歡的那些曲子。活動中心的空氣很不好，地板是螢光藍色，每次走進來都有股悶味。小氫穿越操場。還是沒跟音樂老師坦承，想要退出。

當她離開時，合唱團的童音再次旋轉而起——她恨不得自己趕快變聲。

操場是紅綠白相間的，周圍裡種滿了杜鵑花，現在不是花期，所以整個校園死氣沉沉的。沿途有許多落下的海欖果，聽說，有人拿那個餵學校養的兔子。一大袋看起來不太美味的紅蘿蔔切片灑在兔子窩的周圍，聽說，學校的營養午餐會拿那個來做。想到這裡，小氫覺得自己正在發臭。

保健室則是充斥著另一種屬於它的味道。

「妳那個來了妳知道嗎？」保健室老師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小氫看著天花板，白色的燈光直射雙眼。

「什麼時候發現的？」保健室老師是個悠閒的女人。

「昨天放學之後。」小氫說。現在，她的內褲上貼著棉片。

「妳沒墊嗎？」

「沒。」

「哇！怎麼辦到的？」保健室老師發出過於悠閒的驚嘆。

「用面紙墊，好幾層，因為一開始只有一點點。」小氫虛弱地說：「我還以為，是因為我把手伸到裡面，所以一直有水流出來，沒發現其實是血。」尾音顫抖。

「不是喔。怎麼可能啦，妳怎麼會那樣想？妳很強耶！」

「所以真的不是把手伸進去害的？把手伸進去，會不會害初經提早來？」她的語氣聽起來很失望、幾乎是要擠出淚水來，幾乎是難過到有點不現實了。

「總而言之，記得我們最多只能躺兩節課喔，牆上有時鐘。」沒頭沒尾。

她內心所掌握的秘密好像崩解了。

躺了兩個小時後，她乖乖遠離保健室。還能感覺到血一直從洞口擠出來再被瞬吸到貼在內褲上的棉片。失望，失望透頂。那個使她成為大人的痛苦，只不過是健康教育課上不斷被提及的名詞。

說起來，把手伸到自己裡面根本超級不舒服，手指頭乾乾的，整個人都乾巴巴的，跟餵給兔子的紅蘿蔔一樣。她在棉被裡摸索很久，最後放棄。

真噁心，我真噁心。她在心裡重複感受著這種挫敗：取悅自己的不可能。

保健室老師用手機玩消珠遊戲的聲音從裡面傳來。那個女人很快樂呢，是這種從容自在使她成為女人的嗎？

另一邊，未來將成為所謂女人的女孩子們，也正在轉換。這種轉換是必然的，她們，去那群，勢必完全不理小胖，

接下來連續好幾天，雙方最多的互動就是，當小胖的個人物品超出某種從未被規定過的界線時，去就會罵他。小胖總是回嘴，但都回得很爛。他隻身一人才對抗不了優勢的女生群體，如今被視為色情敗類，連溫馴的班長都會斜眼瞪他。

小氫一直篤信：小胖是真的什麼都不懂，不懂得玩笑的界線，可是，又沒有真的親下去。

可是，去卻不能容忍這樣的事。仔細想想好吧，可能真的是小胖的錯。

那天，小胖跟她告白，她糊弄過去了，因為很尷尬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又不否認喜歡班長。難道，這人根本是個慣犯，會對女生進行各種不恰當的行為——是的，這件事情好複雜，小氫怎麼理也理不清楚，究竟是誰對誰錯。

又是個同樣的放學日。一開始，儘管被排擠，小胖卻還是緊跟在以班長為首的隊伍後面。但那只是為了跟小氫說話。不曉得為什麼小氫就是不會排斥他。可是，小胖似乎漸漸地找到一種生存方式，所以就這樣消失了。後來小氫也只會在校園遇見他。

阿桓平常不會走這條路，但他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在隊伍裡，竟神經大條地問班長：「為什麼最近小胖沒有跟妳們一起走？」

班長沒有挪動那顆綁著高馬尾的頭，沒有打算回覆阿桓的問題。去凶狠地把阿桓的袖子拉過去：「你不要亂問啦！」

小氫看著那些令人厭煩的後腦杓，突然大聲說：「為什麼不跟小胖說話呢？大家其實可以把話講開的。」

但是才剛說完，小氫就後悔了。她做了一個最蠢的選擇，她不應說出來，即便走在這條放學的路上——她只不過是在自言自語。

「為什麼不好好溝通？這樣真的是神經病欸。」但是她已經停不下來了，停不下來，像是正義在衝擊著她的腦袋。

前頭的女生們聽到小氫的聲音之後，群體交頭接耳起來。那些低語和樹葉的聲音沙沙地混在一起。

語氣可能太激進了嗎？小氫在彩券行前停了下來，她以往都會在這裡停下來。可是，去、丁、班長，都一個勁地往前走。果然，神經病這個詞嚇壞所有人了。阿桓看了看前面，又看了看小氫：「掰掰！」然後就跑走了。

「一定要這樣嗎？」小氫茫然地朝著女生們的背影，補了一句。可是，沒有人跟她說再見。昔日的朋友沒有回應，就這樣輕易地，把她隔絕在外了。

那天回家路上的景色，一如往常的灰色調。

「我是在自言自語！」

為了試探，她朝著女生們消失的方向大喊。又極為巧合地，一輛公車呼嘯而過，風與摩托車引擎的聲音，掛在彩券行牆上的電視的聲音，像作夢一樣掩蓋了她的存在。轟轟轟轟，完好的兒童們，終於要染上這座邊緣城市的烏煙瘴氣。

我們住的地方不過就是個呵欠，打完就沒了。變成氣體，變成睡意。這就是小學生的日常。等待，下一個階段。下一顆泡泡會把我們罩住。這是段很漫長的旅程，還是迴圈？

（真討厭，好想趕快，趕快，趕快。）

那天，她翹了補習班，手機瘋狂響，繞到另條小路上，滿腦子都是退出合唱團的念頭，還有實行的方法，如何跟音樂老師解釋？是這樣的：「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個開心唱歌的活動，結果沒想到是要參加全市競賽，好嚴格。」真的會有人原諒嗎？越想越抖，越想越淒涼。再見，再見，再見了，我的朋友。珍重再見了，合唱團的同學和老師。綿綿密密的烏雲堆滿山頂——壟罩著山頂上的樹林——那山谷中吹來淒涼的野風——激動起我們的別思離情。早知道，就不要說那句話了。早知道，就不要強出頭。好後悔。明天就努力保持平常心，來上學吧，災難，誰怕誰。但還是好後悔。為什麼哭不出來呢？或許，她一點兒也不重視這些事吧。

在搖搖晃晃、即將經過菜市場的道路上，前方逐漸顯現的灰藍人影讓小氫呆住了。

小胖跟另一個男生，但還不只是這樣。

小胖跟那個男生，是班上的阿桓，手牽著手在前方行走。

她本想叫住小胖，過去跟還會搭理自己的人接觸接觸，聊聊天，恢復正常。就像平常那樣，任誰在路上遇到同學都會興奮的。

為什麼不過去打招呼呢？不對勁。

那時，氣氛，很不一樣。

寧靜得令人戰慄。突然間風穿過鐵絲網的聲音都沒有了，她彷彿置身另一次元。或許，對於這樣的異變，前方的那兩人毫無畏懼，手牽著手——

他們要離開學校和家去哪裡嗎。小氫不敢再往前走，直覺告訴她最好不要。不過，是什麼讓她哪裡也去不了，什麼也拒絕不了呢。

她莫名地想起，是小動物死在自己的體內。

她深信。一隻小鳥不再唱歌，死在自己身體裡了。

什麼啊？

可是，那隻小鳥慢慢地分解，變成一坨黑色，像是在木質書桌上乾掉的墨汁，早已沒了氣息，卻還是遭美工刀割地那麼痛。這種殘忍的童真就在肚子裡，就在我的肚子裡。牠的血流出來，變成我的血。當我把我的手指伸進體內的時候，這隻鳥，不會唱歌。

我的下面，有小動物死掉的味道。她說。

也許小胖始終是對的。於是，她沒有去喊小胖的名字。

「聽說妳最近跟班長吵架？我也有跟班長講了，妳們那麼好的朋友，試著談談看好不好？」那是班導說的。

溝通，又是溝通，小氫在心裡怒罵，才知道溝通多麼沒用。她已經一整個禮拜沒跟班長、去、丁說話，在那三個女生的蔑視面前，說話就是蠢蛋才會做的。一個禮拜的漫長，足以讓小氫作好等待畢業離開這裡的那天。

正當小氫替老師思考著要怎麼辦時，班長馬上就把她叫到掃具間。她的馬尾解開來，蓬鬆的頭髮散在肩膀上，已經看不到頭皮的慘色，這個造型很美，令小氫不解。她暗自壓抑著和班長和好的期待，尚未開口時班長便在狹隘的掃具間裡轉過頭來。

「老師叫我跟妳談談。」班長板著一張臉說，眼神一直往遠方飄移。「就是我們以後還是普通同學，就這樣。」她始終沒看小氫一眼。

「嗯。」小氫看著班長離開掃具間。

隨後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繼續看書，或是攤開一張廢紙，開始塗鴉。但沒過多久，班導又招招手，把小氫找過去說悄悄話。很無奈地，她又放下手邊的事情走過去。她就是這樣，只要別人招招手，就能給喚去。她想起去在教室門框的那隻手，沒有一點好預感。

「剛剛跟班長談過了嗎？」

小氫點點頭。

「她說什麼？」

「我們以後就是普通同學。」

「蛤？」不解。

女生們開始排擠小氫，即便在緊鄰的座位中也可以用桌子劃出邊界，每當小氫試著說些什麼，她們的臉變得扭曲而怪里怪氣，這些表情的意圖要讓小氫變得低賤。其中最激烈的手段，就是她們竟很快地和小胖恢復了友好關係。

「我還是會跟妳當朋友，就別理她們了。」小胖對她說，「如果妳說出了不好的話，我就會比這個。」他伸出短短的手指比了個倒讚，作為友情暗號，保證不讓去們看到。「相反地。」他比了個讚。

「謝謝你。」小氫無奈地。

「妳不用去合唱團了嗎？」小胖小心翼翼地問。

小氫能感覺到小胖的某種雀躍，這讓她，實在是十分失落。

她刻意提早走了那條遇見小胖和阿桓的路。那隻好醜的玳瑁貓，從雜草中走出來，親暱地蹭過小氫的小腿骨，像在說：妳是我的，妳是我的。毛茸茸的柔軟，在小氫裙下兩腳間穿梭。

真糟糕，只有她沒有重獲新生。小胖終於找到他的歸屬，可喜，可賀，可能是用小氫的日常換來的。

但，剛好她也不再是從前的自己了，從第一次把手指伸到自己裡面的那次，在棉被裡，她領會到乾澀的悲傷。她領會到，只有自己是真真實實的身體，這是多麼可笑，恐怖，髒，噁心，比杜鵑花的冬眠還殘酷。為了撐過這個冬天，她決定變得更加寒冷。災難，就來吧。再見了，朋友。

可是，熱騰騰的貓，就像眼淚滑過臉頰，忽然，那電流般的意識，從小鳥死掉的地方湧出，從腳到頭，貫穿全身。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，世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？

五指一緊，小氫牢抓手中的書本，想往那貓用力砸了好幾下。

但受到驚嚇的貓在她砸了第一下後便開始逃竄，沿著圍牆邊的雜草一拐一拐地跑走，又往上跳，鑽進潮濕的縫隙中，馬上不見蹤影。皺掉的書本狼狽地攤在地上。

當她回神過來時，彷彿只經歷了瞬間。